

## 新竹五峰天主教會史料

孫國棟 原著  
房志榮 編譯

兩年多前，《神學論集》137及138兩期，曾刊載簡鴻模老師的大作〈五峰天主堂北賽夏傳教史初探（1955~1970）〉，刊出後，我們又收到房志榮神父送來本史料的編譯文，可給簡文作見證及補充。

本史料乃孫國棟神父親自述說的第一手直接打字稿，為日後有心繼續編寫台灣福傳史的學者來說，應是最有價值的參考，本刊很樂意提供篇幅，全文刊錄。

孫神父的原稿是西班牙文，經由房志榮神父編譯成中文，並在文末附上一篇文情並茂的〈百歲人瑞的讚歌〉：一方面，介紹孫神父的生平及家庭背景；另一方面，述說自己與孫神父超過60年的師生情。本文及附文合刊，構成完整的原始史料的呈現。孫神父親手完成的打字稿有四份：

第一份有37頁，題名：*MEMORIAS DE UN MISIONERO. Veinte anos con los aborignes de Wufeng (Taiwan) 1955~1975*；並署名 GERARDO DEL VALLE, S.J. Wufeng Hsiang - Hsinchu Hsien - Taiwan；加上日期：16-7-1975。房神父根據這一份的資料編譯成本文的第一節〈前廿年（1955~1975）的五峰鄉教務〉。

第二份有6頁，題名：*La parroquia de Wufeng en el vigesimo quinto aniversario de su fundacion, 1955~1980*；這六頁的內容大部分與第一份相同。房神父只把其中不同的資訊編譯成1975~1980那部分。

第三份有21頁，題名：*Breve resena historica de la evangelizacion de Wufeng, 1955~1985*。這是1980~1985這部分的來源。

最後一份有7頁，沒有題名，本份打字稿編譯成〈最後廿年（1985~2005）綜合簡報〉一節。

## 本文、孫國棟神父回憶錄

### 一、前廿年（1955~1975）的五峰鄉教務<sup>1</sup>

#### （一）我成了一名傳教士

想到作傳教士本令我畏縮不前。要離開本鄉本土，要說外國語等，似乎都超過我的能力。但天主慢慢地改變了我，使我不單不怕，還渴望作一傳教士。完成耶穌會的培育後，終於在1938年，被派到中國傳教。首先到北京學兩年中文，然後在長江畔度過12年，分別居於貴池和安慶，在小修院教授拉丁文。最後一年是關在安慶的神父樓裏，跟其他許多教士關在一起。我們被共產黨「解放」了！

1952年我離開大陸去澳門，與許多不同國籍的耶穌會士共同編一部漢語與多種西方語的大辭典。同年，這一批人馬搬到台灣，我就這樣踏上了寶島，定居台中。在此，我覺得天主召叫我去給原住民傳福音。這一召叫的過程是這樣的：在第一次遊歷日月潭時，初次見到當地原住民，深感他們純樸可愛，尤其是他們的宗教熱誠，不像平原的漢族人抵抗天主教，這些馬來族的原住民很容易接受信仰。

這一切刺激我要到他們中間去當傳教士。恰巧耶穌會受託

---

<sup>1</sup> 譯自孫神父打字稿（共37頁）：*MEMORIAS DE UN MISIONERO. Veinte años con los aborígenes de Wufeng (Taiwan) 1955~1975* GERARDO DEL VALLE, S.J. Wufeng Hsiang—Hsinchu Hsien—Taiwan 16-7-1975 [37 paginas].

負責一個山區，至今還沒有人去福傳。難道我要成爲第一個去的傳教士嗎？那時當地用的語言，除了原有的馬來話以外，是日本話。因此我開始學日文，利用編辭典外的自由時間。日文會成爲打開山區之門的鑰匙。暑假中我曾拜訪接近山區的城一竹東，這裏有一個西班牙耶穌會士的團體。我向他們說出想到山區福傳的願望。當時的院長安徽德神父（P. German Alonso）卻在我和其他會士面前說：「我不會是派孫國棟上山的院長。黃口小兒，又不會說粗話。原住民見了他，不把他吃了才怪！……」其實，我當時已不是黃口小兒。至於原住民，他們也早已忘記了他們過去砍人頭的野蠻習俗了……

事實是，我結束辭典的工作不久，竹東的院長換人了。1954年年底，剛從中共監獄出來的喬行簡神父（P. Alberto Palacios）接替了前述的安神父當任院長。以前安神父的福傳策略新穎，推動全家信主，把竹東的信仰團體建立成模範堂區。喬神父到達台灣後，我被派陪他到台灣南部看看。在此機會，我們有緣拜訪西班牙道明會士的福傳對象：南台的原住民。他們的福傳方法讓我印象深刻。以後有機會時，我會加以運用。當時我對喬神父說，我想爲託付給耶穌會的原住民服務。他答說，如果當上院長，他會派我爲原住民工作。不久，他果然當了院長。我則義正辭嚴地給編辭典的同事們說，竹東新院長派我去原住民的山地福傳，我要離開你們了。就這樣定了案。

## （二）台灣原住民

台灣原住民大概是馬來種，這可由他們的臉形和他們所說的話得知。台灣原住民的話語跟南太平洋群島的馬來話有相同的文規。他們住在山區，因爲由大陸來的漢人，數目大，文化

高，逼他們離開原住的平原，退到山上去住。因此，從前稱原住民為「山胞」。按最後的統計，他們有廿萬。原住民都很純樸，生活簡單，以種小米、玉米、打獵、捕魚為生。現在也種水稻，而森林是他們的財源。他們也種松樹和竹林，獲益匪淺。台灣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抵達山區，提高生活水平，無線電、電視，以至冰箱都不缺了。

宗教方面，他們是泛靈崇拜者，相信神明跟他們一起住在山頂上。從前日本人逼迫他們下山住在較易接近的地點時，他們認為被神遺棄了。因為神明留在山上，沒有下來。以後，先是基督新教，然後是天主教來給他們傳福音，他們很容易接受。最後這卅年來，原住民都信了基督。

再談談原住民的習俗。有些在不久前還是相當野蠻的。面對平原的更高文化的住民，原住民有時感到自卑，把這些「外族」人視為仇敵。另一方面，平地人的惡行，如強暴山地女子，引起他們的報復心。由此產生一種習俗：砍掉敵人的頭。結果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把家務和田地勞作丟給女人，男人去窺伺、逮捕敵人，砍他們的頭。砍了一個，就狂歡作樂，把頭掛在一根長矛上，點燃營火，在四周唱歌跳舞，用頭骨盛酒，痛飲達旦。這一習俗目前已完全絕跡。老人們想起年輕時的這些可怕往事，卻感十分愧疚。

酗酒是另一個毛病。從前有，可惜今天仍然存在。傳教士不停勸阻，但效果不彰。一次一個老人說：平原的居民有各種各樣的消遣，而我們山地人只有酒。天主若知道酒的滋味，大概也會喝幾口吧！先人傳下的惡習和生活的重擔，如不消除，至少減輕他們的責任。整天砍樹，把樹拖到馬路邊等，都很吃力。晚上領到工資時，已筋疲力盡，還要回到遙遠的家。這時

酒能提神，恢復體力。至於長期飲用造成高血壓和血管硬化就顧不得了。事實上，原住民活到大年紀的不多。

讀者請別誤會，以為原住民都是些酒鬼。並不如此。首先，大部分女子不酗酒。其次，男士中有不少人不經常酗酒。這些人教育程度較高。因此山區文化水平提高時，可望酗酒的惡習會降低。此外，山區還有紋身的習慣。男人在額頭和下巴頰，女子在額頭和面頰上。紋身是表達青春期的到達，好似說這人已公開地被接受至一個部落和一個種族中，是其中的一份子。沒有紋身的人不得結婚。今天已沒有這一習慣了。只在一些老人臉上還可看到。

最後，婚姻不是由未來的夫妻自己決定，而是由他們的父母，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結婚前彼此不認識，加上年幼結婚，不知所帶來的責任，使得離婚十分容易。丈夫酗酒普通會罵人或打人，婆媳之間的不和等，都足夠使妻子拋下丈夫出走。從前她們跑回父母的家，等到遇到另一個丈夫。今天乾脆去妓女院。這裏，也許能遇到一個願跟她結婚的男子。

### (三) 台灣的山

山是台灣最美的部分，四季長春，遍布松樹和竹叢。深山裏有數百年高齡老樹的廣大樹林，所產木材十分珍貴，是國家的財富，也是個體的，即原住民的財富，他們幾乎是山區的單獨居民。地屬於國家，政府只讓原住民使用。政府封山，原住民可自由出入，其他的人入山須申請許可。除原住民外，別人也不得在山區置產。這一措施有兩個理由。政府不讓壞人潛入山中，以後難以處理。另一理由是保護原住民。如果平地居民能自由進入山區，在此定居，今日還是純樸幼稚的原住民一定

會受騙，漸漸失去自己的財產。

外國傳教士本來只能居平原，不許居山區，不過事實上，我們還是居住下來了。當然須辦許可證，定期換新證。

#### (四) 準備入山

五峰鄉屬新竹縣，坐落北台灣山區，原住民是泰雅族和賽夏族。含括四個村落：五峰，清泉，花源，中興。面積共 227 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為 5,333 居民。他們說本族話，也說日文。青年一代也說中國官話（國語）。種稻，栽松樹、竹子和種蘑菇。最近的平地城市是竹東，離五峰 14 公里。這是天主召叫我去的地方。1954 年，結束了台中的辭典工作後，我便來此。

竹東的新院長，喬神父，沒有忘記他的許諾，要派我給原住民福傳。我一方面，暫時留在竹東三個月，服務當地的信友和望教者，但我的夢還是在原住民那裏。有人來參觀我們的堂區，我會招待他們探望山區。可是那些短暫的接觸不能使我滿意，我想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不久，喬神父和我開始多次造訪五峰。當局各方一開始就有好感，表示歡迎。他們給我們提供一棟政府的房舍，希望辦一座幼兒園。我們第二次造訪時，耶穌會費濟時主教也同來。這次，我們遇到 Ailo（葛廣禮先生），我們未來的傳教員。他是基督教培養出來的，也當過他們多年的教理老師。現在他許下要給我們幫忙。我們很高興地接收他，心想沒有人比他更合適發動五峰的福傳工作。我們覺得他是個誠實人，又對基督信仰有足夠的認識。再加以補充，就容易多了。從此他每天到竹東來一趟，我用日文給他解釋教理。

在五峰已待了 12 年的基督教徒知道有一位天主教傳教士要來，即刻在原住民中設防。那時還沒有大公運動！他們說，

可憐啊，原住民，天主教要來了。她會讓你們抽煙喝酒？我心裏想，難道喝酒相反福音嗎！耶穌沒有喝過酒嗎？第三次造訪時，我們找到一棟木房，日式建築，我們把它租了下來。這樣，我們有一名內行的教理員，可以把我們介紹給五峰，又有了房子，可以「開張」了。

### （五）五峰的天主教

1955年3月26日，葉方西修士（Hermano Francisco Perez Yerro）和我，在五峰住下來，充滿信心和樂觀，特別是對天主的信賴，因為是祂召叫了我們到五峰來。從前租的那棟房屋不大，但是葉修士在裏面開設了一個診所，我在面向遊廊的一間，安置了一座小堂。五峰人民透過 Ailo 知道我們來了，他也已招來了一批慕道者。第二天、主日（我們是週末抵達的），有 50 個人來參與彌撒。這一好的開端使我們滿懷希望。以後的事實果然沒有叫我們失望。

自從我們到達以來，每天晚上，在遊廊和院子裏，聚集 80 人左右。因為村裏還沒有電燈，就點煤油燈。沒有一般的娛樂，就高興地唱歌、念玫瑰經，聽 Ailo 講解教理。他口才一流，很具說服力。最後沒有高塔鐘樓，我們就在靠近住屋的一棵大樹上掛一面牌子，上面寫著三個大字：天主堂。此外，還裝上一套擴音器，播放音樂。這一切都是喬神父送的。他對山區一直都很關切。

這是五峰福傳的起步。那樣一座簡陋的房舍，叫人想起冰冷的貧窮和謙卑。

但從這裏會發出光芒，照亮整個五峰鄉的所有原住民。

## (六) 基督的喜訊到達五峰的所有村落

當傳教士來到五峰的消息播散到整個鄉鎮時，其他村落也紛紛要求要聽福音。他們送來最有資格的人，讓他受訓，成為教理員。我在證實了他們的誠信後，收錄他們。然後，按照我在南台原住民中所見過的，開始加以群體培訓。最初選拔的教理員：五峰有 Taimu (蔣忠河)，Ailo；花源有 Watan (高樹榮)，Saito (高達來)；竹林和中興有 Bagah (呂金泉)，Risai (林文勝)。經過兩個月的密集教理培訓，這些教理員開始在不同的村落從事福傳。每個週末，即星期六，他們繼續在五峰聚會，我給他們講解下一週要傳授的道理。

傳教員的作法如下。每一村落的望教者，晚上聚集在一個家庭。在此，按照五峰的作法，唱歌，誦玫瑰經，聽教理講解。這一解釋後來每主日，在中心，即在五峰，再由主要的教理員在彌撒前加以詳解，然後大家參與彌撒。這樣，每主日來天主堂的人約有四百人。很多人要走二、三個小時的路，才能抵達。五峰的彌撒是在露天舉行。這樣作了一年後，教理員都在竹東領洗了。稍晚，二百個大人，連同他們的小孩，都在五峰領了洗。

傳教士在五峰立足不久，桃山(清泉)的居民也要求學道理。此村的頭目一天來見我說，神父如果願意到我村傳福音，我會鼎力相助。我以外，還有一百五十人。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並選出兩人為當地的教理員：Kagi (秋賢男) 和 Tali (謝義達)。他們在五峰受訓後，就開始他們的福傳工作。清泉是桃山的主要村落，離五峰很遠。那時交通尚不方便，因此想把第一座教堂和宿舍建在清泉。我記得參訪過不同村落。其中一個，在聖堂開幕日，用樹枝架起一道凱旋門，上端掛著布條，上面寫著：



「歡迎第一位傳教士到達我們村莊」。當時我很感動。廿年後的今天，那一幕依然鮮活如初。

聖堂和宿舍於 1956 年 5 月 26 日開幕。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主教（Monsenor Antonio Riberi）予以祝聖。為長官和客人們開了宴席，由全鄉來的教友慕道者，約一千人，則分送點心。從此，宋恆毅神父（P. Aquilino Miguez）進駐堂區，而不再屬於五峰。上述的教理員以外，Taimu 也加入他們，擔任主要的教理員。他原是五峰的教理員。

### （七）竹東的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這樣在五峰過了兩年。信徒和慕道者逐漸消化基督信仰生活，管道是學習道理，參與禮儀。禮儀是在露天舉行，因為沒有聖堂或一個合適的處所。也因此慶祝禮儀時不易收斂。給他們某種隆重感的是許多信眾的同時參與。與喬神父談妥，他請我們參與竹東堂主保慶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的慶祝。這樣，原住民有機會看到在竹東彌撒慶祝的隆重。這一信友團體雖也不老，但很熱心，並已有一座美麗的聖堂<sup>2</sup>。

五峰教友十分高興，一下就有六百人報名，他們租了 12 部大卡車，50 人一組，於 1955 年 12 月 8 日浩浩蕩蕩開往竹東。

---

<sup>2</sup> 編譯者註：竹東聖堂是於 1954 年，聖母無原罪始胎被教宗碧岳九世宣布為信理的百週年，建完祝聖的。美麗的無原罪聖母態像由西班牙運來，放置在穹形的神龕裏，栩栩如生。左右兩句對聯很具本地色彩，也說出了聖母的最大特色：「至潔至貞天上母 / 可敬可愛世人親」。直至今日，供奉著這態像的祭台還保持著原貌，可見當時羅修士（H. Buruaga）設計的周到。教宗碧岳九世已於前幾年和若望廿三世一同列入真福品。

見到的人，無不稱奇，我更是感動莫名。他們在竹東和該城的教友一起參與彌撒，共同頌揚童貞聖母，我們大家的母親。用餐時，分給大家麵包和沙丁魚，使人想起跟隨耶穌的那些群眾。為感謝他們的午餐，五峰教友表演了山地舞和歌曲。有一幼女還跳了巴黎舞呢。

不用說，他們對這次朝聖十分滿意。既盡了教友本分，孝敬了聖母，又表現了他們的天才：善於唱歌跳舞。第二年，朝聖的人數減半，只有三百人，因為新奇感降低了。第三年不再辦朝聖，因為我們已有自己的聖堂。

### （八）第一次聖誕節

聖誕節到了，是第一次在五峰過聖誕。為這些原住民，聖誕節也是一年中最受歡迎的慶節，聖堂總是滿滿的。連那些平日不進堂的教友，這一天也會來，即所謂的「聖誕節教友」。使傳教士很有安慰的，是每年這一天，總有離開教會多年的教友願意悔改，今後善度教友生活。道成人身的天主如此謙卑可愛，原住民也深為感動。

慕道者習慣在聖誕節領洗。前夕有考試，付洗在下午進行。頭幾年，領洗的超過一百人。因此常有一位神父來幫忙。有一年，我讓吉愛慈神父（P. Otilio Garcia）一人付洗，因為那年下雨，不能在院子裏辦晚會和舉行彌撒，而須借用鄉鎮府大廳，我正在這裏安排擴音器。已經過了許多年了，吉神父還忘不了那次累得半死的經驗：下午開始，一直付洗到入夜。

彌撒是在半夜舉行，大部分教友來自很遠的地方，因此入夜時他們已經到達天主堂。一大段等待彌撒的時間如何運用呢？不難，各村各戶提供表演，歌曲，特別是舞蹈。這一方面，

原住民很有本領。在許多表演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捉野豬。在此，我讓一位由西班牙來的客人 Francisco F. Castro, S. J. 神父來描述，他曾親眼看過，不是在聖誕節，而是在 1964 年的耶穌君王節。

「這一天晚上，他們在聖堂前庭辦一場原住民舞會來招待我，完全是家庭氣氛。Watan (高樹榮) 是舞蹈專家，擔任指揮。Ivan 吹笛，Taro 任鼓手，他跳起舞來，左右搖擺，渾身震動。這些舞蹈很有靈性。先是『燕子舞』，後有彩色帶卷舞、生頭胎兒的母親舞、火舞、收成舞……舞與舞之間夾著歌曲。觀眾不下於二千人，比參與彌撒的人更多，當中有不少基督教徒，但跳舞的青年都是天主教徒。這些舞蹈算得上一篇講道。」

晚會於 12 點前的半小時結束。那些下午或前幾天尚未告解的人，可辦和好聖事。午夜正，唱聖誕歌，慶祝感恩祭，恭領共融聖事。每人心中懷著聖嬰耶穌回家。他們在月光及火把的照明下，有人要趕很遠的路。很多年來，就是如此慶祝聖誕。近來的改變是把主要的慶祝放在 25 日中午。每家一代表向神父賀聖誕，獻上一個紅包，算是聖誕禮物。接下來是感恩祭，然後在大廳裏分享愛宴，大家享用各人帶來的美味。最後是同歡會。這樣，一切秩然有序，參與彌撒時，也更易收心。

### (九) 信德移山

1957 年 7 月 24 日，花源的聖堂和宿舍完工。台北總主教郭若石前來祝聖。同年四月，五峰開始建堂。這裏迫切需要一座聖堂，因為從大隘和竹林來參與彌撒的人，教友有五百人，望教友二百人。當時的小堂只容得下 20 人。主日的彌撒是在露

天下舉行。所以拖了這樣久，是因為想在居室旁造堂，而堂址與居屋的水平相差三公尺之多。教友們的合作，解決了這一困難，實現了聖經的話：「信德可以移山」。

一天我在彌撒講道中對在場的教友說，外國教友捐錢給我們蓋堂，現在輪到你們出力把低地填平。事就這樣成了。一個半月之久，每天有從各村來的約 80 名教友來搬土填地。為大部分人，主要的動機是信德。不過，所有的人，特別是有些人，給他們的酬勞也很重要。那一時段，很多衣物湧向山區，分給當地居民。質料好，很適用，受到大家的喜愛。填土的日子，正可分配這些衣物。每天來工作的人領到一包衣物，不算薪水，而是禮物。不過每村有指定的日子，不然的話，很多人會天天來。

過了兩年，一個主日下午，在五峰街上，有個醉漢迎面而來。他沒有受洗，就是因為常酗酒。他跟著我一直到天主堂，一路說著同樣的話：神父欠他衣服，因為一天他來工作，沒有領到。當時我對他說，那不是他該來的一天，所以領不到衣服。這一天我沒有理他，進了屋子。他從外面用日本語喊說：哎呀，神父！你若不給我衣服，就不能升天囉！我還是沒有給他。後來想說，衣服不缺，給他好了，這樣可以省掉許多麻煩。說到做到，效果很好，跟原住民的確應該如此。他們一般很溫和，但是喝醉酒時就不同了，什麼事都能發生。

把話說回來，一個半月後，附近一座小山的石塊和黏土已搬過來把低地填平，可以動手建堂了。建築師是有「聖堂、學校、宿舍的營造者」之名的羅以禮修士（Hermano Blas Buruaga）。1957 年 11 月 24 日舉行開幕禮，郭若石總主教駕臨祝聖新堂。在此機會，用鄉公所大廳為官長和貴賓舉辦盛筵。參與盛典的

人有來自全鄉的二千教友和望教者，都有點心招待。下午在聖堂前院排有傳統的舞蹈。其時，Malui（朱添丁）已取代了 Ailo 擔任教理員。後者功在堂區，現在因家中事多，不能繼續任教理員，但他的模範生活仍在講道，在福傳。

這樣到了 1958 年，距離我們抵達五峰已有三年。三年以來，教友和望教者的數目達到二千人，差不多平均分配在五峰、清泉和花源三地。原住民接受福音的喜悅使我想起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成批被西班牙教士皈化的往事。因此我給清泉的聖堂起名「聖十字堂」（Iglesia de Santa Cruz）。給五峰聖堂起名「救世主堂」（el Salvador）。這些都是巴拉圭的「土著自治村」（Reducciones de Paraguay）的村名。獨有花源我願獻給聖母，起名「法蒂瑪聖母堂」。

這些地區的聖堂和宿舍如此迅速地建成，證明竹東的院長，喬神父，多麼關注愛護山區，不亞於他對竹東的關愛。他在這二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 （十）花源、竹林、清泉的新教士和新建築

花源和竹林自始歸屬五峰。1960 年中，滿嘉錄神父（P. Carlos del Nozal）被派來此，居在花源擔任本堂，兼管竹林，從此二地不再屬五峰。二年後，滿神父被調走，繼任本堂是苑詳斌神父。苑神父留花源不到一年。1963 年麻磊神父（P. Mariano Santos）來照顧花源和竹林，開頭隸屬五峰，1968 年以後，獨立任本堂。

這些年，竹東院長是何廣揚神父（P. Francisco Heras）。在其任內，建了遙遠的中興村的聖堂，把清泉和花源的宿舍翻新。清泉的聖堂和宿舍是 1963 年的大颱風 Gloria 摧毀的。當時的本堂宋恆毅神父（P. Aquilino Miguelez）千鈞一髮地脫了險。那時即

刻想找一個更安全的地點重建聖堂和宿舍。新建築於 1965 年 5 月啓用。這同一年，宋神父被調到竹東聖若瑟堂（下公館）任職，苑神父來清泉接替。後者在此待了兩年，然後還是宋神父回到清泉。

其他建築：茅埔是大隘的一個村莊，離五峰五公里，坐落在五峰到清泉的馬路旁邊。這一地區的教友需要一座聖堂。他們人多，12 年來，每主日都要到五峰來參與彌撒。竹東新院長桑朗度（P. Jesus Zarandona）決定要在那裏蓋一座聖堂和一棟小宿舍，歸五峰的神父管理。在五峰，葉修士和我還住在 1955 年我們來時所住的日本式木屋裏。1957 年建堂時木屋整修了一點，但不久就顯得老舊，已有坍塌的危險。因此，1968 年，桑院長策畫要建新屋。

### （十一）打破主日的慣例

不同慶節，除了推動、增進熱心以外，也有打破主日慣例的作用。在五峰這裏，除了上述的聖誕節以外，影響信友生活最大的，是感恩節和主保慶日。感恩節在每年八月中的一個主日慶祝。教友們或多或少，給上主作些奉獻：大米，水果，蔬菜……也有人送錢，為一年所受的恩惠感恩。他們用背簍帶來這些禮品，有人相當辛苦，因為要徒步走很長的路。到達後，把禮物放在與聖堂連接的大廳裏，然後參與感恩彌撒。彌撒完了，一起聚在禮品前，其中一人，代表大家，向上主呈上禮品。最後一同虔誦主禱文（天主經）。所奉獻的東西加以分類，按照其品質分送獎品。最後賣給教友們自己，所得的錢歸給本堂。

另一個慶節是本堂主保。我的堂區有兩個主保慶日：五峰的主保在基督君王節慶祝，茅埔的主保是耶穌聖心，在該節日

後的主日慶祝。全堂區的教友都參加兩地的主保慶祝。人多，增加彌撒的隆重。彌撒後有一簡單的愛宴，由慶祝主保的堂區教友付費。

任何慶節，主要的節目常是彌撒。用什麼語言舉行彌撒呢？用國語，青年人都懂，老人家卻不懂。後者除了自己的母語（泰雅話）以外，也懂日語。本可用泰雅話舉行彌撒，不過泰雅人沒有自己的文字。當禮儀用語由拉丁話轉為中文時，我曾問過一位教理員：教友們對禮儀語的變化說什麼？他們滿意嗎？他答說，教友們的反應是：從前神父用耶穌基督的話、拉丁語時，他們不懂，但耶穌基督懂。現在用國語，他們不懂，耶穌基督也不懂啦！

## （十二）拜訪羊群

本堂神父或傳教士拜訪本堂教友，十分重要，為保持教友與教士之間的關連，也為促進教友彼此間的合一。就是說，使堂區成為一個真實的團體。在山地，這是一個不容易的職務。因為距離遠，路徑陡峭，雜草叢生，荆棘遍野。無論如何困難，這是一個必須盡到的任務。

居住山區的前幾年，我的堂區含括四個村落，後來減為三個。因為隔得遠，我一年四次訪問遠處的教友。預先設定日子。到時無論刮風下雨，都得去。記得初到五峰時，他們請我去一個村莊。我說，如果不下雨，我一定去。他們訝異問：唉喲，下雨就不去啦？我看他們不把下雨當回事，即刻話頭一轉，堅決地說，就是下雨，也要去。我學到了一課。以後，很多次，即便下雨，照樣去拜訪遠處的教友。

為教友們來說，神父到訪的一天是一個大日子。他們已準

備好，蒐集了每人應付的錢，供神父居留時的費用，和到下一站的盤纏。孩子們穿上最好的衣服。拜訪時，常有人陪伴。教理員以外，還有幾名要去的村莊的教友，協助我們攜帶彌撒要用的一切。一到村中，即刻傳話：「我們的神父到了，我們的神父到了」。大人小孩都前來問候。晚上工作完畢後，有教理課，然後是彌撒和講道。最後是聚餐，村中的顯要都參與。直到深夜才能休息。第二天，早餐後，回五峰。

以後在各地建堂時，每週都要去。比方，花源和中興，好幾年都是如此，直至它們獨立而脫離五峰。就是現在，茅埔聖堂建完十年後，我還是每主日去那裏。山中走路，白天已很不容易，夜晚更不用說了，只能靠火炬或手電筒微弱的光認路。很多次遇到毒蛇，但教理員身為原住民，是打蛇專家。不過難免有意外。一次，我給一個教友送葬，他是前一夜被蛇咬死的。我看到那條蛇，是死者的友伴打死的。這人前夜喝醉酒後跟友人回家，他開始玩弄一條蛇。因在醉酒狀況，沒有意識到蛇是不知道珍惜人的撫愛的。總之，蛇咬了他，不到幾小時，他就一命嗚呼了。這類事不只發生這一次。

所以我有點怕這些爬蟲……有一天，一位教理員對我說，「爲什麼神父怕蛇？蛇只咬犯罪的人啊，天主用蛇來懲罰他們。」我答說，「那爲何不咬那些喝醉了酒，顛顛仆仆半夜回家的人？」他卻說，醉酒爲我們不算罪呀。看樣，被蛇咬死的這個教友，還有別的類似的人，應該有更重大的罪！

### (十三) 家庭祈禱

有一教理員曾參與基督教的<sub>家</sub>庭祈禱，看到他們的熱誠和自然，印象深刻。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中很少有人會公開祈



禱，反之，基督教徒卻常公開禱告。

我說，「我們的彌撒禮儀，有禱文，有很美的讀經，還有教友們的歌聲和收斂，不是更好嗎？」他說，不錯，是真的，但是我們教友，特別是老人家，不懂經文說什麼，我們的禮儀為他們是有點做作。他們渴望有更多的參與和更自然。我接著說，那麼，為教他們公開祈禱，並讓他們在誦經時有更多的參與，能作什麼呢？他和我二人都同意，為達此目的，最好是推動家庭祈禱。這樣，他們能學習用自己的話表達心裏的感受，同時學習公開祈禱。

說到做到。馬上建立了家庭祈禱。每週一次在所有的家庭輪流舉行，雖不是所有的人參加，參與的教友卻數目可觀。用一首歌開始，然後用羅馬拼音的泰雅話讀一段福音，我用泰雅話解釋，多次他們也作解釋。誦一端玫瑰經奧蹟，再唱一首歌，討論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決定下次在誰家聚會祈禱。最後，一人代表所有在場的人，作一公開祈禱，為所有的人，特別為在此聚會的家庭禱告。這一作法已持續了三年，現在還在實行。影響所及，參與彌撒的人增多了，信友禱詞中常會有人用自己的話作公開禱告。教友們互相團結，覺得是一個家庭的肢體。

#### （十四）兒童要理

今日兒童，明日大人和家長。因此，穩住兒童的基督信仰教育，就是穩住堂區的未來。我在五峰任職的前幾年，見到主日彌撒中滿堂的成年人，小孩寥寥無幾。彌撒講道中我不厭其煩地重覆地說，父母有責任送孩子來參與彌撒。空谷足音，毫無用處。在一次村莊訪問時，我再度向他們提及這一責任說，你們的孩子為甚麼不來參加彌撒？難道他們不是教友嗎？孩子

們每天來五峰上學，主日天卻不來望彌撒！聽者中一人站起來說：神父，正因為孩子們每天要走很遠的路上學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到了主日，他們才能喘口氣說，好棒啦，今天不必去五峰了。

這一理由不無分量。類似情況，教會並不嚴格要求人主日參與彌撒。另一方面，他們（孩子）既是教友，我有義務關注他們的信仰培育。我問當時的竹東院長何廣揚神父怎麼辦。他答覆得非常恰當：可在週末辦要理班和開彌撒。原來星期六的課，中午結束，可利用這個時間培訓孩子。我尊囑照做，效果很好。小學和中學的孩子中午到天主堂來，吃他們從家裏帶來的便餐，然後有半小時的要理，最後是彌撒。一切完畢，才高高興興地回家。

在講解要理上，除了教理員外，幼兒園的歷年老師們幫了大忙。最後這三年，居在竹東的耶穌孝女會的何金蘭姆姆（M. Concepcion Ho, FI）每個週末都來幫忙，她的熱誠使孩子的數目增多。最後是張德蘭小姐。她畢業於台北永泉教義中心，受到很好培育，既有心火，又很有創意。這一青年，專門獻身於服務教友，特別是青年，對於堂區的禮儀及教友生活革新，大有貢獻。在她的推動下，一批批的中學生，在一位神父和她的帶領下，每年作神操。她也組織夏令課程，其間活動之一是每年準備一批孩子初領聖體。

### （十五）回顧一下

五峰鄉分為三個堂區：五峰及其子堂茅埔；清泉和花源及其子堂，竹林和中興。教友的數目在三堂區差不多相等。全鄉的福傳特徵也相同。開始時，教友的數目增加很快，1958年以

後，一年一年地減少。理由之一是整個地區已被天主教或基督教所占，沒有中間地帶了。另一個理由是，最後這幾年，島上的經濟繁榮也到達了山區。有了錢，生活水平提高，也就製造出很多從前沒有的需要。總之，享樂主義和唯物主義造成善良風俗的浩劫，尤其是在青年人身上。一般而論，宗教和倫理水平明顯地下降。

在社會的層面，傳教士們對整個鄉鎮貢獻也不少。葉修士從開始就在五峰開了一所診所。以後在清泉和花源蓋了教士宿舍後，也在這兩地開診，把一週時間在三地公平分配。行診醫療的結果普遍受人稱許。葉修士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運木材的大卡車。無論是空車，或是裝滿木材，他照樣免費搭乘。運用當時天主教福利會（The Catholic Welfare）的支助，教士們在一些村落裏協助建築水溝來運水，以利耕種。結果，從前一年一次收成的地方，現在可收兩次。

最近，在上述三地成立了儲蓄合作社，用此教導這些淳樸的人一件他們以往不知道的事：儲蓄。此外也幫他們擺脫經濟剝削。他們亟需用錢時，往往典當樹木或園圃等家產。後果是自己吃大虧，而肥了債主（向之典當的人）。

## （十六）廿年之後

1975年耶穌復活大慶日，教友們要紀念葉修士和我到達五峰廿週年。當天聖堂裏擠滿了教友。彌撒講道中，我給他們說：今天我們慶祝兩件事。一是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一是我們，也就是天主教，到達五峰的廿週年。二千年以前，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又復活了，使得我們也復活起來。但廿年以前，你們中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你們不認識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廿年前第一次傳給你們的訊息就是二千年以前，宗徒們向世界所播出的訊息。這訊息就是：耶穌基督為人類的罪死了，但卻復活了，為使我們也復活。你們廿年前收聽到這一訊息，我們今天慶祝的就是這件大事。

彌撒完畢，大家聚在大廳裏，圍繞著幾張桌子，上面擺滿了糖果、餅乾、糕點、水果和冷飲。互相敬酒、致詞。為答覆這些致詞，葉修士說了幾句話。我也說了以下的話，當作這一「回憶錄」的收尾：耶穌基督的喜訊傳給了你們，該感謝的不是我，而是天主和許多過去和現在的同工：傳道員，堂委會，幼兒園的老師們和那些料理家務的人員。他們補足了我的諸多缺陷。他們才是你們應該感激的。至於我，只不過有了一個好心，和一片赤誠。

老實說，我從你們得到的，比你們由我所得的更多。我跟你們度過的這廿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歲月。我來到這裏，是因為覺得天主召叫了我。從我到此地的第一刻，我就全心地愛著你們，這是我對你們的唯一功勞。我愛你們，因為你們好。有一回我聽到一位傳教士說出以下關於原住民的話：「我的原住民生活得比我更辛苦，更多犧牲；他們比我更熱心，有更活潑的信德。」現在我對你們說同樣的話<sup>3</sup>。

---

<sup>3</sup> 至此都是孫國棟神父的自述，把他的傳教士聖召和在五峰的廿年福傳經驗和反思，做了一個交代。下面繼續看他記述的最後卅年（1975~2005）的福傳經驗。所根據的也都是他親手的打字稿，會分三段譯出：1975~1980；1980~1985；1985~2005。

## 二、後卅年（1975~2005）的五峰鄉教務

### （一）廿五年後的五峰堂區<sup>4</sup>

#### 1. 教理員或傳道員的重要

在五峰鄉的福傳上，傳道員的貢獻很大。他們對自己的語言比傳教士更有把握，又跟自己的老鄉不斷接觸。所以在任何傳教地區，都少不了傳道員。在這簡報中，他們的大名已逐漸出現，主要的有 Ailo, Malui (朱添丁) 在五峰；Watan (高達來)，Risai (林文勝) 在河源，竹林和中興（竹林的一個郊區）。Ailo 先生服務於最早的三年，而 Risai 先生服務了 15 年。Malui 和 Watan 二位一直服務到今天。最後是上面介紹過的張德蘭小姐。

傳道員以外，還有別人，這些年來，也為堂區提供很好的服務。有的帶領念經，有的在晚上的家庭聚會中教要理。他們是 Kiushi (趙義文) 和 Heitai (蘇貽德)，他們仍然是好教友。反之，河源和竹林也有些人，在當過副傳道員以後，變得冷淡或離開了教會，他們是 Bagah、Saito 和 Lasun。最後還有一批教友給堂區提供了極大服務。他們以其高齡或熱誠的信仰，在同族中享有很高權威。他們以「堂區會長」的名義所扮演的角色，就跟今日「堂區諮議會」的成員所做的一樣。

#### 2. 1980 年的堂區狀況

前面說過，自 1955 到 1959，教友的數目增加得很快，人數到了二千。以後逐年減少，理由也已說過。這裏可補充的是，入教做教友的少，搬出去的教友多。搬到平原去住的教友竟有

<sup>4</sup> 譯自：La parroquia de Wufeng en el vigesimo quinto aniversario de su fundacion, 1955~1980 (6 paginas)。本篇六頁資料大部分與上篇相同。這裏只把不同的資訊譯出。

218 人之多。目前屬於五峰堂區的教友共 579 人。他們中有的受親戚或朋友的影響，回到他們原來的基督教派，有的住在五峰，卻在平地打工。工廠的工作比山上的勞力更吸引他們。

從花源和竹林出去的教友有 275 人，留下的有 588 人。不過，和五峰一樣，他們中很多人是在平地工作。此外，這一堂區有相當多的人遠離教會。這一點，我想是因為照顧他們的神父調換得太多太快。這些神父既不懂當地的話，又不熟悉原住民的性格，而很少與教友來往。最後，天主給五峰鄉的一大祝福是祂召叫了二名原住民青年當修女。

## (二) 1985 年的檢討<sup>5</sup>

台灣是葡萄牙人於 1590 年所發現的，他們給它起名叫 Formosa，意即美麗島。由 1622 至 1640 曾是西班牙人的海軍基地和貿易據點。後來轉手荷蘭，直至 1662 被中國收復。1895 被日本占領，而於 1945 重返中國。島的面積是 35,974 平方公里，居民一千八百萬<sup>6</sup>。島上共有四個族群：閩南人和客家人，於三百年前來自福建和廣東。1948 年蔣介石帶領來台的軍民。原居民是最早在此落戶的。

### 1. 台灣的早期天主教

西班牙軍隊駐紮北台灣時，門戶開放，有些道明會傳教士來台傳福音。辛苦耕耘，有不少收穫。不過，他們在此不到 18 年。他們走後，教友也不見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然而種子

---

<sup>5</sup> 見：“Breve resena historica de la evangelizacion de Wufeng, 1955~1985”（共 21 頁）。

<sup>6</sup> 這是 1985 年寫的。現在（2005）已有 23,000,000 位居民。

撒下，總會結果，那要等到二世紀後另一批道明會士來台。終於在 1859 年，Fernando Sainz（姓暫譯為單）和 Angel Bofurul（姓暫譯為柏）二位神父抵達了一個名「大腳」的破村子，即今日的高雄大商港<sup>7</sup>。

和他們同船來的有個英國人，他已多次來此。當船靠近大腳村時，單神父問他島上的居民是怎樣的人。他答說，不是聖人，而是強盜和攔路打劫的人。然後問道：你帶了武器嗎？神父答說，「沒有。我們傳教士的武器是忍耐和愛德。耶穌基督派遣宗徒去宣講，沒有帶乾糧，也沒有帶棍杖。」以忍耐和愛德，他們果然克服了無數困難，諸如當地人民的誤解和成見等。後來柏神父因病離開，單神父及其後繼續來台的道明會士，在台灣各地建立了興盛的教友團體。

## 2. 山地教徒湧入平地城市

最後這五年（1980~1985），離開堂區到工業城市找工作的教友增加了。木材價格低落使他們不得不如此。從前種樹是生財之道。現在已不付開支。在城市的工廠裏可以找到更賺錢的工作。不只男人，婦女也幹活。有兩份薪水可以享受消費社會的各種方便，也可給子女更好的教育。

大量教友出走的事實，為他們的信仰生活，也為堂區生活，帶來許多不幸的後果。這些教友的信仰，本就扎根不深，現在進入一個陌生而教外的環境中，若無人關注他們，予以靈性的培育，他們便不再參與彌撒，失去跟教會的來往，最後必失掉

---

<sup>7</sup> 台灣南部是腳，有大腳村，中部有大肚和大肚橋，北部雖沒有大頭村或大頭橋，卻有頭分和頭前等。這是把島形人體化了，正和神州大地一樣，把山脈河川看做人的筋脈骨骼。

信仰。可好，有些工業中心，很早就有人照顧他們，一直到現在，使他們能繼續度教友生活。可惜在很多其他工業中心並不如此。

教友走離山區，堂區也受到打擊，因為教友眾多會影響個別教友，他們彼此鼓勵度教友生活。教友數目減少時，剩下的人容易悲觀和氣餒。此外，看到教會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很小或毫無，較難吸引教外人進教。教友由鄉間湧向城市，是平地 and 山區的共同現象，不過平地鄉村教友比例不高，較易感到其後果，而山區教友比例較高，即便走出的多，還剩下可觀的一群。

### 3. 酒的濫用

飲酒無度是堂區的另一創傷。這是祖先遺留下的一個惡習，今日變本加厲。他們不是飲酒作樂，而是要一嘗醉酒的滋味。適量小酌本來正常，且有益健康。但他們狂飲無度，直至醉倒，這就不道德並戕害身體了。許多原住民年輕喪命，有的酒精中毒，有的車禍喪生，因為醉酒照樣開車，機車或汽車。酗酒造成離婚和家庭的不幸。跟一個天天醉酒的人同居實在太困難了。丈夫多次又不肯工作，妻子須負責養育子女，還要找錢送他們上學，真是英雄難為。事實上，原住民離婚率很高。年輕的妻子丟下丈夫，跟另一男子結婚，或跑到城市去操賤業。這些圖像很黑，可悲的是，都是事實。例外也有，但並不多。

### 4. 堂區的希望

雖然很多教友離開堂區，也有因離婚而破碎的家庭，離開了教會，但在留下的教友中還有不少熱心教友。他們中有的是堂區諮議會的成員，有的是年高受人尊敬的長者，也有善盡宗教義務的青年。這些人是堂區的希望。孩子們習慣到堂裏來學



習要理和參與主日彌撒。大人們每年作兩天或三天的神操，由老練的神父指導。最後這些年來，張德蘭小姐來幫忙照顧他們。有些青年參加過基督活力運動，留下深刻印象，得到活力度教友生活，並幫助他們完成堂區的不同工作。

儲蓄互助社進行順利，堂區內外都享有好的聲譽，為教會製造有利的氣氛。教友們可以在堂區解決他們精神和物質上的困難，又能在此接觸到基督教徒，這是從前所沒有的。這樣，他們以往對天主教的許多成見也消失了。連那些教外的客家人，包括鄉公所的公務員，也有機會接觸天主堂。

## 5. 堂區集中、統合力量

堂區已屆 30 年。在第一階段（1955~1960）含括大隘，花源和竹林。1960 年後，只剩大隘的五峰聖堂和宿舍，加上幾年後（1966）在茅埔蓋的小堂。到了 1978 年，五峰再度負責花源和竹林。由此不難瞭解，如此擴散的堂區不易照顧周到。最初的那些年頭，必須徒步走遍全區。1978 年以來，可以以機車代步，最後這些年也開小包車了。馬路改進很多，大部分鋪了柏油，供巴士行駛。這樣，各子堂與中心的交通方便很多。

不過，前幾個月還在實施的主日增加彌撒的做法已不繼續，以免浪費時間和精力。現在只在五峰舉行彌撒，邀請散居各處的教友到五峰來參與。如此有足夠的時間和安靜在此從事各種堂區活動。教友們也互相鼓勵，感覺是在一個團體中，而不是一些隔離的小組。小卡車作很好的服務，巴士不到的地方，可接送教友。買小卡車時沒有出錢的人，答應提供保養費，至今他們做到了。此外，他們也得負責神父的生活費，和四座聖堂的一些較小整修費用。這一方面，近些年來，有了不小進步。

## 6. 結語

主日來參與彌撒的人已不到 300，已不像當初那樣。減少的原因頗多。首先，這 30 年來，死的比領洗的多。其次，許多教友離開了堂區，而留下的不是都來教堂，因為他們在工廠打工，主日沒有空。最後，也有不少教友變冷淡了。不過，有些日子，像聖誕，復活，收成感恩日，主保慶日等，來的教友超過二百。新竹劉獻堂新主教，1982 年 8 月 21~23 日，第一次來五峰從事牧靈訪問。22 日是主日，來的教友有 250 人，領聖體的 150 人，46 人領了堅振聖事。那一天是為收成感恩的日子，也因為是主教首次訪問。平常主日來的教友在 100 左右。

時代變了，原住民的生活也變了。不必悲觀，但也不能不懷念當初那些年月。那時牧人不須出去找羊，是羊主動的來找牧人，渴望提高對天主的認識，增加對天主的愛。期望天主讓那些美好的歲月再度來臨！

### (三) 最後廿年 (1985~2005) 綜合簡報<sup>8</sup>

最初幾年，花園<sup>9</sup>和竹林是五峰堂區的一部分，有很多熱心教友。1962 年獨立後，也許因人事安排不當，使教友冷淡下來。當時，任弘毅神父 (P. Lucio Rehoyo) 任竹東院長。他見此情形，願意來補救。1975 年院長任期滿，他由西班牙休假回來，就於 1976 年到花園堂區任職。先維修了破舊的聖堂和宿舍，後來入山，走遍部落民宅。蒙天主祝福，許多花園和竹林的教友又熱

---

<sup>8</sup> 擇譯自孫神父打字稿 (共七頁)。

<sup>9</sup> 根據《五峰天主堂開教廿五週年特刊》(1980 年 3 月 26 日)的拼音。本文以前的寫法是「花源」。這一特刊共有 8 頁，5 頁以上是 41 幅大小不同的照片，文字不到 3 頁。

心起來。可惜，二年後，任神父不幸過世，後繼無人，花園和竹林又歸屬五峰。

這時，五峰人手也吃緊。花園的傳道員 Watan 服務 20 年後，已於 1978 年退休。Malui 擔任五峰傳教員 30 年之久，也於 1987 年退休。現在只剩張德蘭小姐。她得照顧五峰的許多教友，和四個村莊的教友。這情況到了 1999 年有所改善。清泉的本堂丁松青神父 (P. Barry Martinson) 願意幫忙。他修復了 1970 年蓋的竹林聖堂，並許下每個月兩次在那裏舉行彌撒。花園的聖堂和宿舍不怎樣需要維修，但丁神父要加以美化，以適應今日社會的需要。他終於把花園建成一處招待所，個人或團體，都可在此休息或退省。

## 1. 福傳新階段

1981 年以後，因了台灣的工業化和唯物主義的潮流，福傳的方式得改弦易轍。在農業社會，人可自由安排時間，工業社會可不同了。工人受到工廠作息日程的限制，沒有自由去盡宗教的本分，至少此地的勞工法是如此。此外，工廠的工作更賺錢，又比山上的勞作輕鬆。因此，許多教友離開村莊，到城市和工業中心打工，鄉下堂區教友就大減了。

## 2. 今日的五峰堂區

在堂區檔案記錄的 1,470 名教友中，467 名已過世，300 名離開堂區，移居平地城市。還有些，一般是離過婚的，轉到基督教，另一些賽夏族的教友則轉入道教。留在堂區的約有三百人，分散在四個離中心頗遠的村落，大部分是熱心教友，勤於參與主日和慶節的彌撒，高興協助堂區的各種活動。一群青年婦女在張德蘭小姐的領導下，按照教會的新方向，組織了一個

堂區協會，每月開會一次，討論發生的問題，而予以補救。她們指揮彌撒禮儀，每人每月繳一百新台幣，以供買花裝飾祭台。每月第二主日則買一蛋糕，以在彌撒後慶祝該月過生日的人。這有助於教友們的團結與和堂區間的聯繫，大家形成一家，即天主的大家庭。其實，大部分教友都很慷慨地協助教會。

### 3. 社會和文化活動

「葉修士在五峰、清泉與花園教堂落成後，每處都設立了診所，每週兩次在各診所施診，且每主日到竹東東林路天主堂領導彌撒聖歌，25年如一日，他的仁心仁術以及不辭辛勞為主傳福音的精神令人感佩」<sup>10</sup>。

此後，葉修士繼續服務了四年，而於1984年逝世。1956至1978年也開辦了幼兒園教育兒童。由1978年始，在台灣各處由汪德明神父（P. Jesus Breña）建立的儲蓄合作社也在五峰成立。它是自立的，但在堂區的贊助下。22年之久，張德蘭小姐把它管理得十分成功。只須說，1976年的資本是台幣200,000，社友30人。1998年她交棒時，已儲存台幣200,000,000，社友2,800人。有兩年，五峰分社，占全台450個分社的榜首。

1998年，張德蘭退出儲蓄合作社，交給她栽培的一批人管理，這樣她能更自由地為堂區服務，並負責其他事工，如幼兒園，高峰<sup>11</sup>（茅圃）的原住民青年文化中心。中心的目標是保存祖先們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在此，教習當地的母語，泰雅話，也教紡織和藤編，全照祖先們的格調。因此，政府也給予補助。

---

<sup>10</sup> 摘自《五峰天主堂開教廿五週年特刊》，2頁。

<sup>11</sup> 這是《廿五週年特刊》的拼音。前文曾用「茅埔」二字。

## 附文、百歲人瑞的讚歌

(房志榮撰)

孫國棟神父生於 1907 年 10 月 30 日，即將屆滿百歲高齡。1938 年，他到達中國時，才 31 歲。兩年在北平學中文，然後 12 年，在安徽省長江畔的貴池（長江南岸）和安慶（長江北岸），二城相距不遠，只有 30 多公里。孫神父先在貴池教拉丁文，對象是若瑟小修院的修生們，筆者曾是其中之一。那時，拉丁文法、文規是由劉德耀神父（P. Jesus Martinez Balirach）教授，劉神父編過拉丁文和西班牙文文規的書，我們不缺工具書。孫神父教授高年級的修辭學（rhetorica）。他把 Kleutgen 的課本寫成綱要，自己打字油印，裝訂成講義，發給學生。

孫神父雖教拉丁文，他卻很重視中文。那時他正在讀巴金的小說《家、春、秋》，遇到精彩的段落，他就把書帶到教室來叫我們中之一人念給大家聽。那時我們還沒有見過巴金的書，他大概是從北京帶回來的吧。我的拉丁文進度超前，他便分給我特殊的課業。一次作文課中，我在看西塞羅的《論友誼》，跟梁實秋的中譯文對照著看。他走過我桌旁，發現我「不務正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舉起拉丁文的《論友誼》給同學們說：「看，房志榮在看西塞羅的著作」，使我大吃一驚。可見孫神父的開放態度在這早期已有所表現。

傳福音的心火也在貴池小修院的時期萌芽。一位教國文的田老師是教友，他家住 40 華里外的田家莊鄉下。一次，他請孫神父到那鎮所的教堂做彌撒，慶祝聖母升天瞻禮。我們幾位同學陪著孫神父和一位傳教員於前夕下午出發，以步代車，走了幾個小時。傳教員挑著扁擔，前面是行李，後面是一台小風琴。

第二天彌撒，唱歌，神父講道，不在話下。看過本文第一部分的回憶錄後，不難發覺，這就是他以後要在台灣做的福傳功夫。

1945年6月底，學年結束，江北的同學步行回家，一路走來，桐城、舒城、孔城、六安，蘇家埠、霍山等，共走了一個星期，陪我們走的就是孫神父。我家住貴池，小修院所在地，本不必走遠。不過我想到江北看看，就跟他們一起去了，和孫神父一同住在六安總堂。總堂的院長是前文提及的安徽德神父（P. German Alonso）。安神父是一位老傳教士，經驗豐富，煙不離口。反之，孫神父到安慶教區才四、五年。安神父常在我們面前開孫神父的玩笑，說他涉世未深，不認識中國老百姓。孫神父不以為怪，常笑面以對。這可解釋為何後來在竹東，孫神父表示想到山區福傳時，安神父說他黃口小兒，不會說粗話，會被山地人吃掉。

我是1945年8月10日下午，在六安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六安的天空從來沒有飛機掠過。那天卻聽到飛機聲。原來是為灑傳單，告訴大家，日本投降了。

我們原批人馬從六安走回貴池，到達故鄉，日本鬼子（這是當時的說法）已是殘兵敗將了。不過市容和其他一切沒有多大變化。暑假後，何廣揚神父陪我們幾個安慶教區的修士，到蕪湖教區的宣城聖心大修院去讀神哲學。孫神父還留在貴池執教。

我被安慶教區的梅耿光總主教（Mgr. Federico Melendro）送到羅馬傳信大學讀書的那年（1947）<sup>12</sup>，貴池小修院遷到安慶，好

---

<sup>12</sup> 抗日戰爭的八年（1937~1945）沒有修生派到羅馬傳大讀書。戰後二年（1947），由中國各教區派往傳大的共22人。安慶教區除我以外，還有蘇立言（後改名蘇藝）。他於1951年畢業後，先被調義國南部的Siracusa服務，後來調往古巴，在此卅多年奔

在崇文中學上課。孫神父陪小修生們同去，作他們的輔導神父。從此，我們天各一方，他在安慶，我在歐洲。一直到 1960 年代，我由菲島碧瑤來台觀光時，才在五峰再見到他。他陪我爬山散步，看了很多地方，稍微領略山地福傳的滋味。1978~1984 我擔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期間，每年到竹東和五峰拜訪一次。現在是學生聽老師的訴心（耶穌會精神溝通重要的一環），內容豐富，但不足為外人道也。

回頭看看孫神父的家庭和來到中國前的一些背景資料<sup>13</sup>。孫神父兄妹三人，他是老大。一個妹妹當了修女，另一個成家，生有五女一男。他家住卡司提牙大平原靠東的 Palencia 城。1919 他 12 歲那年，兩名「耶穌會士」來該城宣講，他被這稱呼吸引。二位神父召見他，勸他到附近 Carrion de los Condes 耶穌會辦的「使徒小修院」(Escuela Apostolica) 去。他在那裏四年，而於 1923 年他 16 歲時，進了初學院。1925 年，他病倒，進食困難。有人建議，許願去中國傳教，能恢復健康。不過，他根本無意去中國。

1927~1930 年，他在 Ona (Burgos) 讀完了哲學，被派到 Comillas (Santander) 小修院教了三年拉丁文。1933~1936，他在比利時的 Huy 讀神學。耶穌會被西班牙共和政府驅逐出境，他們好幾個會省就在 Huy 建立一個西班牙學院。住院會士不多出門，跟當地人民也很少來往。孫神父於 1936 年，與雅魯貝神父一同晉鐸。不過雅魯貝是在荷蘭的 Valkenburg 讀的神學。因此，

---

馳於四個堂區之間，從事牧人的工作。最後，蘇蒙席再被調到 Puerto Rico，擔任首都聖家堂的本堂，至今健在，仍工作不懈。

<sup>13</sup> 參照雷敦耶穌神父寫的三頁英文手稿：Gerardo del Valle SJ 孫國棟。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僅二週左右。

1937年，孫神父到 La Guardia (靠近葡萄牙北端) 做第三年(耶穌會稱之為卒試年)。聖誕節和復活齋期，被派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或 Palencia 去宣講。一天，省會長來訪，宣布他想從 40 位卒試神父中，派兩位到中國去。1937年6月27日，省會長請孫神父加以考慮。第二天，6月28日是伯鐸和保祿慶日。彌撒中他覺得到中國佈道，比在西班牙給天主教徒宣講會更有用。於是，他接受了省會長的邀請。

1938年，孫神父乘火車到法國馬賽，由此乘一艘義國郵輪，經過蘇黎士運河，先抵香港，後到上海。再轉乘一艘小船到青島，再轉天津。由天津陸路去北京，在此開始學習中文，那時，北京是在日本人控制下。暑假他去安慶。越過日本控制區時，有時會走不通。但看到他的西班牙證件，日本人會放行。

1941年，孫神父來到貴池，在小修院教拉丁文。1947年與小修院搬到安慶。在此於1950年，與廿來名傳教士一同被中共逮捕，四人入獄，其中有梅總主教和教區長安徽德神父 (P. G. Alonso)。其他的人軟禁。他們利用這個時間學習中文，惹怒中共，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教士們離開中國，一去不返。這種僵局當然拖不下去。幾個月後，他們分批去了上海。在此，蒲敏道神父 (P. Franz Burkhardt) 分派他們到西班牙和說西語的地區，如古巴、聖多明我等，第三批到了香港。孫神父乘火車抵港，在此逗留一月，然後被送到澳門，加入編《中西大辭典》的工作。

三年後，辭典小組移到台中。孫神父校閱匈牙利文，拉丁文，法文和美文，直至高欲剛神父 (P. Juan Goyoaga) 的到來。孫神父發現當地人會說日文。心想學日文比學閩南話容易，就找到一個想學西班牙文的人，與他互換學習。這樣互學了二年。



當年夏天，他去了竹東和台灣南部，看到道明會士的福傳方法。1955年，就和葉修士到了五峰。以後的發展已如前述。

## 後 記

撰寫〈百歲人瑞的讚歌〉有雙重意義。一是晚輩對這樣一位傳教士的欣賞和讚嘆，一是我們晚輩和他一起來讚美感謝天主。竹東東林路的聖母無原罪始胎教堂可作為這一讚美和感謝的里程碑：由聖母到耶穌，再到天父。這又可用三幅對聯說出。初建時（1954）安徽德院長請人寫的一幅對聯是：「至潔至貞天上母 / 可敬可愛世人親」。1960年代初，何廣揚院長神父擴建時的一幅是：「苦中聖表垂千古 / 架上豐功救萬民」。最後1970年代，孫達神父任竹東本堂神父和許多社會服務工作主任時，加了一幅一般認為是康熙皇帝寫的對聯：「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 宣仁宣義聿昭拯救大權衡」<sup>14</sup>。三幅對聯是救恩史的一個撮要，也是竹東和五峰傳播這救恩的一個縮影。

房志榮 撰

2005年4月1日完稿於輔大神學院

<sup>14</sup> 參閱拙文〈中國語文的象徵與禮儀〉《神學論集》68 / 69期（1986年夏、秋），243~269頁。此文尚有不少其他對聯供參考。